

明清堂会演剧史

李 静 著

明清堂会是戏曲表演的场所，也是艺人演绎人生的舞台。作者以冷静的分析，充满热情的笔触，梳理还原堂会演剧发展历史，描述其演出形态，解读其复杂内涵，为我们拂去时间的尘埃，使往昔堂会演剧的景象渐次清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堂会演剧史

李 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堂会演剧史/李静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325 - 5949 - 7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戏曲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J8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153 号

明清堂会演剧史

李 静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325,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 - 7 - 5325 - 5949 - 7

I · 2357 定价: 4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序

吴国钦

李静博士的《明清堂会演剧史》是在原来的博士论文《明清堂会演剧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近十年的沉积思考、修润增色才完成的一部缜密的学术论著,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的一个结项成果。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近十年积薪之功经营一本书稿,不浮躁,不草草,这种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明清堂会演剧史》研究的是戏曲剧场史的一个方面。剧场,是剧本演绎的空间,是剧作艺术生命的摇篮,是作家、演者与观者交汇沟通的地方。在戏剧史上,几乎没有哪一部名著是不经过剧场演出的考验而成为名著的。过去有所谓“案头之曲”,那是骚人墨客舞文弄墨、消遣自娱的玩意儿。没有剧场演出的历练,就出不了口碑,也出不了名剧。所以,剧场是剧作生存的空间形式,它联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剧场承载着观众的娱乐精神与欣赏习惯,是我们观察和研究戏曲接受美学最鲜活之处所。

1936年,著名戏曲史家周贻白出版了《中国剧场史》,对剧场的专门性研究可谓先拔头筹;半个世纪后的1997年,另一位著名戏曲史家廖奔推出《中国古代剧场史》,研究再次深入。这期间当然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戏曲剧场进行研究,收获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成绩。

古代戏曲演出的剧场,包括广场、戏园(专业性的戏院与非专业性的会馆等)、寺庙、茶园酒肆、私家厅堂以及宫廷殿堂等六种主要场所。所谓堂会,指巨室大户私家厅堂的戏曲演出。徐珂《清稗类钞》云:“京师公私会集,恒有戏,谓之堂会。”堂会演剧乃明清时期极其重要的一种剧场空间形式,凡涉及红白喜事、升迁朋聚、乔迁祈福、禳病消灾、酬神团拜、修谱开店等等,达官贵人皆邀戏班于私家厅堂进行演出。堂会演剧极具私密性、娱乐性、仪式性、随意性之特点,与平头百姓、市井小民于广场、寺庙、戏园、茶座观剧迥然有异,因此,堂会在明清时期风靡京师与地方,成为常见的一种演剧形式。晚明戏曲家、曾任巡抚与苏松总督的祁彪佳在自己的日记《祁忠敏公日记》中曾记于一月内参与堂会观剧二十多场,几乎平均每日一场,可见当时堂会演剧之普遍与时兴!

遗憾的是对堂会这一明清时期极常见的演剧形式,历来关注较少,系统的研究更谈不上。无论是1979年出版的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约42万字),还是1980年出版的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约85万字),几无一字涉及堂会演剧;对古代剧场史曾有过深入研究的廖奔虽曾在《中国古代剧场史》中辟专章对堂会场所、俗规和戏价等进行了概述性的研究,但在其与刘彦君合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约140万字)中,对堂会演剧的叙述却不过千把字。不少戏曲史著作,写的实际上是戏曲文学史、剧种史、声腔史、优伶史,对演剧史、剧场史关注不够,尤其对堂会演剧这一空间表演形式的研究,事实上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明清堂会演剧史》对堂会演出之规模、地域、特点、性质,不同时期的演出形式,观者之人数、性别、身份、地位,演者之所属戏班、声腔剧目、唱做艺术、演出时地、酬金赏赐等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既有史事的贯穿演绎、穷溯本末,又有堂会演剧诸形态之细密考究,赏其审美特征,剖其文化内涵,演其程序礼俗,评其历史影

响。可以说《明清堂会演剧史》是迄今为止对堂会演剧进行系统详尽研究的一部论著，它从总体上填补了多种戏曲史述在这方面的欠缺与不足。举例来说，对堂会演出的仪式性与操作规程，从喊戏、定班、点戏、参场（参堂）、讨座、开场戏（帽儿戏）、正戏、煞中锣、收锣戏（送客戏）、封赏等名目繁多的具体内容与做法，《明清堂会演剧史》就一一予以观照探究；整个过程又涉及溜戏、拆戏、滥拆、戏单、牙牌、抱笏、点零出（找戏）、即景改词、跳红人儿、戏钱、彩钱等有关事项与问题，也都一一予以爬梳阐明。这些深入的考究，很见作者态度之认真与研究之细致。

《明清堂会演剧史》将长期受忽略的堂会演剧纳入戏曲史视野进行考察，用大量史料作支撑，厘清了堂会演剧的各项具体细则，改变了过去语焉不详之状况。本书还对堂会演剧的各种组织形式，如档子班、猫儿戏、行会戏、票友戏、会馆戏的探究，更提供了新颖而具体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对堂会演出中女性观众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戏曲史进程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有新的发现。

《明清堂会演剧史》还注意到堂会演剧在当代存在的意义。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一种文化认同，堂会演剧并未“煞尾”，它又焕发生机出现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成为连结古代与当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纽带，它在当代的存活说明戏曲艺术强大的生命力。尽管有人认为堂会是一种腐朽的存在，是有钱有闲阶级的玩艺，但本书作者观点鲜明地予以辩驳，力证堂会只是演出的一种空间形式，它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礼俗与人文内涵，在今天完全可以“古为今用”。

阅读《明清堂会演剧史》，喜庆祥和的堂会弦乐仿佛在耳边回响，堂会这一事物，带着历史的印痕与文化基因，似又显现在眼前。本书作者为我们拂拭岁月的尘垢，将这一长期被忽视的戏曲文化

现象予以系统全面地呈现,勾勒其发展轨迹,演绎其操作规程,探究其形式特点,评价其历史地位。全书持论允当,袭古弥新,诠释疑难,考述精赅,是一本用功至勤的学术著作,很值得向读者与方家推荐。

是为序。

2010年7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吴国钦	1
绪言		1
一、本书的选题意义		1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7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9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13

上 编

第一章 明代以前的厅堂式演出	19
第一节 汉唐宴乐百戏的演出	19
一、演出的空间形态	20
二、演出的内容和形式	29
三、小结	33
第二节 宋元的宴饮表演	33
一、演出的空间形态	34
二、演出的内容及形式	39
三、演出的艺人	42
四、小结	45

第二章 明代的堂会演剧	47
第一节 明代前、中期的堂会演剧	47
一、前、中期堂会演剧概况	48
二、前、中期堂会演剧的特点	54
三、小结	61
第二节 晚明的堂会演剧	61
一、晚明堂会演剧概况	62
二、演出的声腔、剧目	70
三、职业戏班、家乐与“串客”	82
四、小结	94
第三章 清代的堂会演剧	95
第一节 清初的堂会演剧	96
一、清初堂会演剧概况	96
二、堂会演剧的感伤格调	105
三、小结	112
第二节 清代中叶的堂会演剧	112
一、清中叶的堂会演剧概况	113
二、堂会演剧中的“花、雅”风姿	137
三、小结	142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堂会演剧	142
一、清末民初堂会演剧概况	143
二、堂会的演出团体	161
三、演出形式及剧目	189
四、演出场所的剧场化	200
五、小结	203

下 编

第四章 明清堂会演剧诸形态	207
第一节 明清堂会演剧场所	207
一、宅第演剧	207
二、公共场所演剧	224
三、小结	242
附：清代会馆演剧述论	243
第二节 明清堂会演剧习俗	260
一、从喊戏定班到参场讨座	260
二、从开场戏到送客戏	279
三、戏钱与赏银	289
四、小结	305
附：几种常见的堂会吉祥戏演出剧目及演出程式	306
第五章 明清堂会演剧之赏玩性与礼仪性	319
第一节 堂会演剧的赏玩性	320
一、欣赏的赏玩性	322
二、表演的赏玩性	334
三、小结	347
第二节 堂会演剧的礼仪性	348
一、交往的礼仪及程式性的表演	348
二、仪式意味	361
三、小结	376

第六章 明清堂会演剧之历史地位及现代启示	377
第一节 明清堂会演剧之历史地位	377
一、从案头到场上：短剧创作与折子戏表演	378
二、“闺阁中多有解人”：女性观众的观戏与评戏	383
三、堂会演剧的尴尬：“知音尚曲”与“狎旦”之俗	391
四、小结	399
第二节 堂会演剧之现代启示	399
一、精神文化空间：堂会演剧的内在支持	400
二、“小剧场”效应：堂会演剧的奇妙境界	407
三、小结	415
结语	416
主要参考文献	420
后记	435

绪 言

一、本书的选题意义

戏剧有四要素：演员、剧本、剧场和观众，这四个要素直接影响了戏剧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世界各国的戏剧史研究围绕剧场(theatre)和剧本(drama)这两个核心，形成剧场艺术史和剧本文学史两大研究体系。传统的中国戏曲史研究在剧本文学史方面取得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相对而言，剧场艺术史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但是，作为一种“行动”的艺术，戏剧离不开剧场。剧场，或广而言之曰演剧场所，是连接演员和观众的纽带，它为观、演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空间，其间，观、演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剧场气氛，直接影响着戏剧内容和形式的构成与发展，换言之，剧场是影响剧本文学创作和表演艺术美学构成的重要因素。对中国古代戏曲而言，剧场联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戏曲的演出场所不只是一个以实体存在的冰冷建筑，它更是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品位乃至大部分生活内容感性呈现的重要载体，它不仅体现出艺术发展的规律，而且承载着时代文化的内涵。古代戏曲的剧场是演出的空间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相互重叠，由此，各类性质不同的演出场所纷纭林立，而同时产生的不同的演剧形式也令中国古代戏曲的表现方式多姿多彩。透过这个剧场，可以看到

戏曲在社会生活中存活的情形,而各类演出场所对戏曲的演出性质与演出规制的制约,又可以看出传统社会各阶层对戏曲的利用方式。剧场的这种“融合性”也正是古代戏曲民族性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因而,剧场研究不仅是揭示戏剧艺术表演特征的动态依据,更是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戏曲生动、鲜活的演出形态和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翼。对中国式剧场演出形态、形成机制及运行模式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实际上正包含着对戏剧艺术“行动”本质的最深刻理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贻白出版的《中国剧场史》开始了剧场研究的最初尝试。这个小册子分《剧场的形式》、《剧团的组织》、《戏剧的出演》等三章,涉及剧场建制、舞台艺术及技术、演出设置、表演艺术等丰富的内容^①。尽管其中某些研究仅仅是浅尝辄止,但是它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剧场艺术史的角度观照古代戏曲,将中国戏曲研究纳入到世界戏剧研究的行列,开启了中国剧场艺术研究的先河。五六十年代,戏曲史家王遐举考察各地古戏台,爬梳剧场史料,主要从剧场建制的角度写出《中国古代剧场》,惜限于条件未能出版^②。八十年代中期,台湾学者王安祈著《明代传奇之剧场及其艺术》(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从剧场演出的情况对明代传奇进行了研究,是研究明传奇的剧场艺术史。九十年代后,大陆学者周华斌《京都古戏楼》(海洋出版社,1993年)、高琦华《中国戏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畅《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等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剧场研究之路作出新的贡献。这

① 周贻白《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 王遐举《中国古代剧场》,油印稿,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见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批学者尤其关注演出环境本身的发展演变,他们栉风沐雨、历尽艰苦,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基本梳理清楚了古代剧场演进的历史,为剧场艺术史研究的全面、具体展开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依据。而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廖奔《中国戏剧图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庚、余从主编《中国京剧艺术画册》(京华出版社,1996年),谢涌涛、高军《绍兴古戏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冯俊杰《戏剧与考古》(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车文明《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廖奔《戏曲文物发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又通过对大量文物资料的考证、分析,图文并茂地描摹出各类剧场在不同时期的形态多姿的演出风貌。大体来看,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有三种基本的演出环境:开放型的广场、封闭型的厅堂及专门化的剧场,细分则包含有神庙演剧、堂会演剧、勾栏演剧、戏园演剧、宫廷演剧等形式。古代戏曲正是通过不同的演剧环境、多样的演剧形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国民众最普及、最主要的娱乐形式和娱乐品种。

除了从剧场形制变迁史的角度进行总体把握外,学者们还从剧场的具体状况入手,对不同的演剧环境和演剧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了舞台设置、演出方式、表演艺术、观众欣赏等诸方面的内容,既关注了剧场形态本身的发展,又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剧场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中,开放型的广场和专门化的剧场两类演剧场所,以及它们所包含的神庙演剧、勾栏演剧、戏园演剧等形式,由于实物和史料记载相对丰富,取得的研究成果亦相对较多。对这两种类型的演剧环境进行研究,实际上展示了戏曲表演艺术发展中处于两端的形态:广场演出反映了戏曲演出在萌芽之初“随处作场”的特点;专门化的剧场则代表了戏曲成熟阶

段的演出状态。但是,这些并不是古代戏曲演出的全部——在实际演出中还有一种包含了这两种情形的演出形式,它既具有广场演出“随处作场”的遗风,也有专门化剧场演剧的某些特点。同时,这种演剧形式还因与民间社会生活联系紧密,成为民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它尤其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剧场融演出的空间环境与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特点。这种演剧形式就是“堂会演剧”,学界和戏曲界通常将其简称为“堂会”。但颇为遗憾的是,学界对“堂会”的重视和研究仍欠深入。

事实上,“堂会演剧”鲜明的民俗文化特征对理解古代戏曲的民族性特点具有典范意义,其发生、发展的历程为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与演出提供了重要视角,其演出的内容和形式亦对思考古典戏曲的当代生存具有启示意义。

堂会演剧与戏曲艺术的发生、发展相随相伴,它是承载戏曲艺术绵延流长的河床。汉唐厅堂的宴饮演出直接培育了戏曲艺术的新苗,而宋金元的厅堂演出则在潜移默化中滋养着戏曲艺术的喜剧精神。明代盛极一时的堂会戏曲演出催开了昆剧艺术精致的花朵,造就了演技绝伦的艺人,开启了导演理论和导演艺术的自觉,促进了传奇创作的热情与创作观念的变革,成为推动明代戏曲发展的重要力量。明末清初,遍及城乡的堂会演剧成为勾栏消失、戏园等商业性演出剧场尚未出现以前戏曲演出和戏曲传播的重要方式。中叶以后,城市富民、流寓各地的商人及士大夫文人、官僚等经常举办的堂会演出,一方面使得业已成熟的昆剧艺术流播各地,另一方面也成为地方声腔流播争胜、汇聚整合的重要力量,堂会演剧与其他演出形式一道促成京剧艺术的形成,而晚清以来京剧艺术的成熟与普及更是得益于堂会演剧的推波助澜。纵观古代戏曲发展史,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演剧形式像堂会这样与戏曲艺术的发展相始终。此外,由于堂会戏的经常性演出,明清时期私家戏台大

量出现,它们不仅形式精美而且功能完善,古代戏曲的演出首次出现了与商业性剧场相类的私家室内剧场。随着茶园剧场的兴起,堂会演剧还转入到商业性剧场演出,这更使得堂会演剧具有了剧场演出的特征。从随处作场式的厅堂氍毹演出到对专业化剧场的利用,堂会演剧体现出了戏曲表演艺术逐步成熟、独立的过程。因此,归纳、梳理堂会演剧史是对戏曲发展史、演出史研究的重要补充。

堂会演剧与戏曲演出长久相伴,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深深地融进了民间生活。尽管神庙等广场演剧也与民间赛社迎神、春祈秋报等活动相关,但是,相对堂会这种随时可以举行的戏曲演出形式来说,这类演出的频率、形式及内容都是有限的。而堂会演出灵活的空间环境极其方便生丧嫁娶、还愿酬神、升官乔迁、建屋修谱、设店开张等民间庆典、人生礼仪以及家庭平时娱亲娱老活动的娱乐安排,加之堂会戏的内容和形式也主要由宾主的意愿来选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宾主不同的欣赏趣味,因而堂会演剧有了更多与民间活动结合的机会,也更能满足民间生活的需要。由于长期与多种民间活动相结合,堂会演剧必然受到民众生活习俗的影响,因而具有了十分浓厚的民俗文化特征。在堂会的演出中,剧本的创作、剧目的选择、演出方式的确定等,都带着十分强烈的礼仪色彩,深刻地体现出民众的心理诉求,反映着堂会观众深厚的民俗文化心理。我们看到,那些为满足堂会需要而创作的戏曲作品、戏曲唱腔等最终成为了戏曲演出史上特色独具之作,它们中的一些尽管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可是那种浓郁的、与民俗心理相谐的吉祥、喜庆、乐观向上的色彩,却也代表了古代戏曲的风格,代表了中国戏曲观众独特的审美趣味。民俗经由堂会演剧表现出其强大的影响,戏曲也借助民俗发展着自己独特的个性,继而影响着自身前进的历程。因此,研究堂会演剧对理解古代戏曲的民

族性特点具有重要意义,是戏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翼。

堂会是一种演剧环境,它与勾栏、茶园、神庙等剧场一样是古代社会某一类观众群体存在的空间。其间观众的审美心理、审美取向深受堂会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堂会演剧的内容和形式。堂会环境对戏曲观众赏玩性的审美态度以及礼仪性的欣赏心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审美取向又直接影响着堂会演剧重技艺、重形式、重礼仪等表演特征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堂会演剧直接支持了女性观众和女性演员的成长。清代以后,妇女进入戏园看堂会,这是旧时代女性观众首次获得独立的、公开的看戏资格,而职业女班在堂会上的公开演出则为近代女子班社的营业性演出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研究堂会也就是研究某一观众群的审美趣味,也就是研究这种演剧形式与戏曲观众、演剧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兼及表演者与观看者以及与之相关的剧本创作、表演导演艺术、观众心理等戏曲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堂会演剧盛极一时,成为明清时期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古代戏曲发展的重要载体,这是传统社会生活与传统戏曲之间水乳交融关系的典型呈现。当传统文明遭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当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新的快捷的生活节奏下渐行渐远的时候,传统戏曲的命运令人堪忧。然而,我们却在传统戏曲遭遇尴尬的当代又看到了堂会演出的兴起,节日庆典、人生礼仪、聚会宴饮等场合,民间团体的堂会演出受到的关注与商业剧场演出日趋衰落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而二十世纪末的一些实验京剧的演出,实际上又把晚明文士家乐的厅堂戏曲演出格局搬上了舞台,堂会演剧强大的生命力在在表明其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精致的演出形式对古代戏曲的当代生存具有启示意义,关注和研究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演剧形式也就是寻求包括古典戏曲在内的传统艺术生机重获的